

姜老师是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教学生素描和水彩。可能是同事都觉得他画画得好,加上不苟言笑,天生就有“大师”的范,因此大家都叫他“姜大师”。我们叫,他答应,也不稍微谦虚一下。

常常会有同事请他画一张,“哎,姜大师,给我画一张像吧,把我画得酷一点。”他嘴上并没答应,但第二天,必定会把画好的像摆在那位的面前。你别说,他的人物素描除了画得像,而且感觉还给人物附了魂。有的人本来就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请他画的,拿回来,虽然嘴上不停地赞美加谢谢,但这边人才走,那边就随手把画丢在了一边。有时候会被姜大师拾到,他“没心没肺”地又送到那位手上,叮嘱人家别把画再弄丢了,这可是熬夜画的呢。有时也会有他的学生请他画像,他也不拒绝,认真地画。

甚至还有走上社会的学生请他画。有个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现在已经是个体老板,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家里很穷,受到姜大师不少资助,他想回报一下,知道姜大师不会接受他的回报,便请姜大师为他办公室画幅画,装饰一下。姜大师画好了,老板要封五千元酬金给他,姜大师坚决不收。老板只好请他吃饭答谢,他爽快地去了。我理解,他这是不愿意让这个学生觉得欠他一份情。

姜大师一直任美术班班主任,他带的班用校领导的话说就是“班风正,学风浓”。学美术的学生大多文化课成绩差,这样的学生一般来说会比较有“个性”。按常理,要带这样的班,没有点“虎”劲是hold不住的。姜老师声音天然柔和,“狠”不起来。每接手一个新班,他都是不先讲话,当场画一

姜大师

□ 吴忠

幅素描或一幅水彩给学生看,画画得栩栩如生,学生一下子就被“镇”住了。这就像很多影视枪战片里常见到的黑社会老大,镇住手下弟兄的方法就是当场“露一手”,“露一手”比说一万句都顶用。这种方法有效,但其实对于没有“长性”的学生来讲只能是一时管用,他的班能“长治久安”,说明还有其它手段。问他,他不说,问急了,才说,什么手段不手段的,在学生面前,不要把自己当作老师就行了。

他的学生确实也没把他当老师,都称呼他“老班”,或直接叫“老大”。虽然姜大师的脸老板着,却常常见到学生围在他身边有说有笑,有一种“粘”他的感觉。很奇怪,有的老师总是微笑着,学生却离他远远的。老师是不是真的爱学生,学生内心其实都能感受得到的。

姜大师没什么业余爱好,就喜欢看书。他办公桌上常见的几本又大又厚的美术专著,里面有他留下的密密麻麻的笔迹,在这人心浮躁的时代,他却能静下心来啃这样的大部头书,没有足够的定力真的不容易做到。也许他书看得太多了,让人感觉到他对现实社会反应迟钝,喜怒都不形于色。比如他不会迎合别人,对别人的褒贬表现得很淡然。再比如他对单位的评优评先从来不争,把名利看得很淡,等等。作为好友的我,劝他读书不要读傻了,生活在现实,应该“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否则就要处处吃亏,还会让人觉得愚。他问我,让别人觉得处处很精明,对自己究竟又有什么好处?我答不出来。他的这句问话,我觉得还真具有大师级水平。

我出生和成长在高邮东北乡横泾镇的乡下,一个叫沿荡的自然村庄,离小镇还有十五里远。小村庄像个岛,四面环水,三面是草荡,环村河宽宽窄窄,终年碧水荡漾。草荡一望无边,一年四季交替展现季节的风景,是个风景独好的水乡腹地,水道四通八达,河道成网,纵横交错,往日村民出行大多用船,所以多少年来,村里人对能修条通畅路和架座宽大桥,连接外面的世界和现代文明,总是带着不尽期盼和神往。

村里人把铺路架桥这种公益之举,看成修行积德之善举,从心头敬奉着,这炷心香一直点燃着,星火不熄。一茬茬村干部们都高调唱喊过,要举全村之力架桥铺路。可一个偏远的纯农业种植的村子,一直没有能力完成这件壮举,成了村里人的一个梦。

记得我到扬州读财校的那年秋天,下了连绵的秋雨,父亲挑着我的一担行李送我,送到镇上乘刚开通不久的汽车赶到高邮,还要转车到扬州。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走过村口吱吱作响、摇摇晃晃的小木桥,踩着一路泥泞,跋涉十五里烂泥路,沾在脚底的黑粘土,像在脚上绑了块大砖头,摔也摔不脱,走得腿酸脚痛。父亲很坚决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分在城里工作,不要再回到这个乡下来吃苦受罪,连走个路,过个桥都这么难。

我毕业后,被分配在乡镇财政所工作,很少回老家去。除路上小桥多,路面高低不平,骑自行车颠簸难行,更怕路上遭遇下雨,自行车就要骑人。

近些年,中央政策不断关注三农,通达工程的实施,铺成的水泥路面的通村大道,直通我们村子东边。随着国家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新建成的等级公路安大公路经过我们村西。能够地卡着,勒得血迹斑斑。我猜测,可能有人把它当作流浪狗,想套去换钱。不知道大黄是怎样逃脱虎口的,那个时候它的小脑袋竟然超过了一个猎手的智商。我心疼地抱着它,试图解开那钢圈。大黄似触电般地拼命挣脱,可能是打惊了。老公说,到兽医站打点麻药,再慢慢解开。我听了言之有理,就去了兽医站。兽医手一摸说,这只狗快要临盆了。我大惊失色,医生打了麻药,用老虎钳仔仔细断钢圈,钢圈深深地嵌进肉里,大黄的腹部血肉模糊,我和医生双手沾满了大黄的鲜血,医生在伤口上涂上药粉。

我回家买来骨头给大黄滋补身体。三天后,大黄趴在床肚下,辗转反侧,痛苦呻吟,不一会儿,一只只小狗就下来了,一连生了九只,我发现大黄刚有点愈合的伤口也被产痛挣裂开,洩出缕缕血丝。可怜的大黄啊。

我看大黄独自哺乳九只小狗,很是吃力,就和老公商量,把九只小狗送人。大黄像听懂我的话似的,时时刻刻警惕地看着我。终于趁大黄吃食时,我瞅准一个空档,将九只小狗装在早就准备好的纸箱内送到二桥一个熟识的理发店的老板,托他送人。

没有了小狗的大黄,神色戚然,泪水盈眶,我心中实在不忍,抱着大黄去那家理发店探望它的孩子。

大黄与它的孩子搂作一团,喔喔地欢呼,我的眼眶有点湿润。短暂的团聚后,大黄咬着我的裤管示意离开,我千叮咛万嘱咐,要理发店老板务必找几个妥当的人家领养。

大黄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我没有看到大黄,一连很多天。一天早上,我去买早点,发现刘奶奶家的门口卧着大黄,我见神色不对,一摸鼻息,已经香消玉殒了。

所谓的进食发福,原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我被这种发自灵性的最纯粹最原始的真情感撼到了。

忠犬狗主的故事

□ 朱玲

它,试图解开那钢圈。大黄似触电般地拼命挣脱,可能是打惊了。老公说,到兽医站打点麻药,再慢慢解开。我听了言之有理,就去了兽医站。兽医手一摸说,这只狗快要临盆了。我大惊失色,医生打了麻药,用老虎钳仔仔细断钢圈,钢圈深深地嵌进肉里,大黄的腹部血肉模糊,我和医生双手沾满了大黄的鲜血,医生在伤口上涂上药粉。

我回家买来骨头给大黄滋补身体。三天后,大黄趴在床肚下,辗转反侧,痛苦呻吟,不一会儿,一只只小狗就下来了,一连生了九只,我发现大黄刚有点愈合的伤口也被产痛挣裂开,洩出缕缕血丝。可怜的大黄啊。

我看大黄独自哺乳九只小狗,很是吃力,就和老公商量,把九只小狗送人。大黄像听懂我的话似的,时时刻刻警惕地看着我。终于趁大黄吃食时,我瞅准一个空档,将九只小狗装在早就准备好的纸箱内送到二桥一个熟识的理发店的老板,托他送人。

没有了小狗的大黄,神色戚然,泪水盈眶,我心中实在不忍,抱着大黄去那家理发店探望它的孩子。

大黄与它的孩子搂作一团,喔喔地欢呼,我的眼眶有点湿润。短暂的团聚后,大黄咬着我的裤管示意离开,我千叮咛万嘱咐,要理发店老板务必找几个妥当的人家领养。

大黄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我没有看到大黄,一连很多天。一天早上,我去买早点,发现刘奶奶家的门口卧着大黄,我见神色不对,一摸鼻息,已经香消玉殒了。

所谓的进食发福,原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我被这种发自灵性的最纯粹最原始的真情感撼到了。

读书声,声声入耳

□ 施宏俊

现出这篇文章的价值。用自己也许并不清脆的嗓音,随着文章情节的跌宕起伏,朗朗上口,抑扬顿挫,感受文章的精粹,读出文章的内涵,领悟文章的灵魂。这一篇文章,会在读书声中渐渐地、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

感谢今天能够又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坐在市委党校宽敞的教室里重温这些曾经十分熟悉的文章。海燕那种对黑暗不屈的挣扎,倔强的斗争,勇敢地经历暴风雨追求光明的精神;白杨树守卫生我养我的土地,紧紧团结,共同抵御外敌;《国家荣誉感》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一种崇高的精神情感……朗读着这些文章,使我再一次感动在了文章的内容里,再一次懂得了爱国、爱家,懂得了如何做事、做人,更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出生和成长在高邮

东北乡横泾镇的乡下,一个叫沿荡的自然村庄,离小镇还有十五里远。小村庄像个岛,四面环水,三面是草荡,环村河宽宽窄窄,终年碧水荡漾。草荡一望无边,一年四季交替展现季节的风景,是个风景独好的水乡腹地,水道四通八达,河道成网,纵横交错,往日村民出行大多用船,所以多少年来,村里人对能修条通畅路和架座宽大桥,连接外面的世界和现代文明,总是带着不尽期盼和神往。

村里人把铺路架桥这种公益之举,看成修行积德之善举,从心头敬奉着,这炷心香一直点燃着,星火不熄。一茬茬村干部们都高调唱喊过,要举全村之力架桥铺路。可一个偏远的纯农业种植的村子,一直没有能力完成这件壮举,成了村里人的一个梦。

记得我到扬州读财校的那年秋天,下了连绵的秋雨,父亲挑着我的一担行李送我,送到镇上乘刚开通不久的汽车赶到高邮,还要转车到扬州。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走过村口吱吱作响、摇摇晃晃的小木桥,踩着一路泥泞,跋涉十五里烂泥路,沾在脚底的黑粘土,像在脚上绑了块大砖头,摔也摔不脱,走得腿酸脚痛。父亲很坚决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分在城里工作,不要再回到这个乡下来吃苦受罪,连走个路,过个桥都这么难。

我毕业后,被分配在乡镇财政所工作,很少回老家去。除路上小桥多,路面高低不平,骑自行车颠簸难行,更怕路上遭遇下雨,自行车就要骑人。

近些年,中央政策不断关注三农,通达工程的实施,铺成的水泥路面的通村大道,直通我们村子东边。随着国家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新建成的等级公路安大公路经过我们村西。能够

是一张老照片
浮出记忆的水面
将青春复制在眼前

是一只黑蜻蜓
误把浩淼的湖水
当成晴朗的蓝天

是一柄沉睡的犁
被春天唤醒
追寻昨夜之梦
耕翻在这天水之间

都不是,它就是一叶帆
是这片湖水养育的美女子
一晃走失许多年

连心桥,幸福路

□ 夏涛

联通起两条平行大道,好让汽车开到村头来,一下子成了村里人近在眼前的迫切希望。

三年前,村民们积极开展“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并通过申报,争取到了第一批财政奖补,迅速地铺成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的南北向的水泥路,把铺到村东的通村公路,接通上村西的安大公路,让公路这根长青藤终于延伸到我老家的村口。

交通便捷了,以往出行不便的乡姑村妇们,也被招到镇上工厂里做工,每天早晨和傍晚的乡村道路上,骑电瓶车和自行车的男男女女成群成阵,南来北往,一路欢声笑语。他们可以平时做工,农忙种地,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价值。

今年开春,老家来人找我,要我们在外面有正式工作的和做生意当老板的再出点资,捐点款,说还要争取今年的“农桥建设”政策扶持,再把村口的老桥修一修,好让汽车直接开进村子里。我欣喜感到老家人过上如今的好日子,追求幸福的欲望仍然很高。

秋收秋种刚结束,村口大桥也建成了,市送文化下乡演出队送戏到我们老家沿荡村,我也颇有兴致地赶回去看戏,感受一下乡亲们喜庆氛围,也看望看望还在老家靠承包土地流转收入,并享受着新农村养老保险而颐养天年的父母。

走进村头,就闻锣鼓喧天,新建成的村中心广场上,搭了个简易戏台,台下围拥着一圈圈村民,我看到一张张熟识的面孔,都洋溢着笑意。看着戏台上的演员们说唱搞笑,载歌载舞,想不到被说成“龟不生蛋之地”的老家,竟然破天荒地迎来了市里的戏班子,想来多亏是路通桥连了,偏远小村终于与外面的文明有了直接沟通和联系。

又见帆影

□ 后金山

在这清晨,你回来了
这么多年,你去了哪里

是重回唐诗宋词 闭门谢客
留一湖空白等我来填
还是深居仙城
绣二分明月在湖
任由期盼在水中沉浮
笑看月影瘦了容颜

多少年才积攒一次回眸
你终于选择在今天
在水上重燃青春的火焰
我就站在岸边看你
你时而风韵优雅
时而任性回旋
玩转春风几缕
放逐苍浪之巅

夜游穿心河

多少年才积攒一次回眸
你终于选择在今天
在水上重燃青春的火焰
我就站在岸边看你
你时而风韵优雅
时而任性回旋
玩转春风几缕
放逐苍浪之巅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又见帆影,热泪连连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